

中學堂用

國文教科書

第五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MG  
G634.3  
14  
5



3 2174 0780 2

## 五集例言

周秦以上之文。六經之外。如國語國策及莊列申韓之書。其不入選者。大旨已具之全集例言中。案周末文之善者。多出於楚人。自屈原以後。又有宋玉景差之徒。其所作謂之楚辭。以其體製於詞賦爲近。故不之及。今所選者。自李斯始。斯亦楚產。初學於荀卿。後乃盡棄其學。導其君爲焚書坑儒之事。爲千古罪人。而文之雄放瑰瑋。則後世無有能出其右者。固不能以人廢言。西京之文。如司馬長卿揚子雲皆經義詞章兼擅其勝。枚叔鄒陽則專治詞章。董江都劉子政專攻經義。賈鼂留心於經世之學。而其爲文皆有以得乎天地清明純厚之氣。而司馬子長傑出其間。漢文之有子長。猶之詩學盛於唐。而有杜子美。書法盛於晉。而有王右軍。莫爲之前。莫爲之後。而奮然崛起於角技爭能之世。而爲之長雄。顧其精神才力。專萃於史紀一書。而此外祇推任少卿一書。並不再見者。何也。班孟堅生於中興之後。而竟與之並稱。班之才不及馬。而謹守繩墨。尺寸不敢自踰。此其所長也。蔡伯喈以一代宗工。起爲之殿。其集中所列。尤以碑版之文。擅絕一代。自是之後。迄於三國。數十年間。雖古意不足。而瀟灑風流。時能自脫於埃壙之表。後人動稱建安正始者。蓋以此也。時則曹家兄弟。及王陳劉應徐號爲七子。翕然爲海內所歸。竊謂子建之逸才秀發。自當絕出於諸人之上。其豪雄似

其父清越似其兄。得其一者。已足以追古人而名後世。今選自周秦至三國。得文一百十三篇。爲第五集。

# 五集目錄

## 周秦

李斯諫逐客書 論督責書 嶧山刻石 泰山刻石 琅玕臺刻石 之罘刻石 碣石

刻石 會稽刻石

## 漢

漢高帝入關告諭 二年發使告諸侯伐楚 求賢詔

漢文帝遺匈奴收書 賜南粵王趙佗書

漢武帝策問賢良文學

賈誼過秦論三篇 陳政事疏 弔屈原文

賈山至言

鼂錯言兵事書 論貴粟疏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枚乘上書諫吳王 上書重諫吳王

鄒陽上吳王書 獄中上書自明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喻巴蜀檄 難蜀父老

吾邱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史記六國年表序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史記漢興

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史記太史公自序 史記項羽本

紀 史記伯夷列傳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史記魏公子無忌列傳 史記屈原賈

生列傳 史記刺客列傳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史記游俠列傳 報任少卿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

王生遺蓋寬饒書

路溫舒上德緩刑書

東方朔答客難

蕭望之駁入粟贖罪議

賈捐之罷珠厓對

谷永訟陳湯疏

耿育訟甘陳疏

劉向戰國策序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疏 極諫外家封事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解嘲 十二州箴 趙充國頌 酒箴

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

班彪王命論

馬援誡兄子書 與楊廣書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朱浮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馮衍奏記鄧禹

班固漢書諸侯王表序 漢書貨殖傳序 答賓戲 封燕山銘

史岑出師頌

崔瑗座右銘

鄭玄戒子書

李固與黃瓊書

孔融論盛孝章書 薦禰衡表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蔡邕郭有道碑文 陳仲弓碑文 楊公碑 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瑯琊王傳蔡公碑

荀悅申鑒大畧

三國

諸葛亮出師表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 檄吳將校部曲文

鍾會檄蜀文

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與吳質書 附吳質答魏太子牋

曹植與吳季重書 附吳質答東阿王書 與楊德祖書 附楊修答臨淄侯牋 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

表 王仲宣誄

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曹冏六代論

應璩與滿公琰書 與侍郎曹長思書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夏侯玄東方朔畫贊

李康運命論

劉伶酒德頌

# 中學國文教科書五集

## 周秦文

### 李斯諫逐客書

文勢如黃河之水，一瀉千里，中間魚龍變化，光怪百出，見者莫不目眩心驚，此種境界，自漢以後，已不復見，何論魏晉。

開手便捷  
明主意

歷引累代  
用客之見  
所以逐效  
客之不  
其所及  
事不謂  
者所賦  
詩不出  
志也  
每作一段  
必文章更  
有振勢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玉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疎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隨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鑿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



此下以物  
爲比  
一層翻作  
兩層更極  
波瀾起伏  
之妙

一筆束上  
論文方入正  
論

正喻雙收  
危詞動聽

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良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鳴。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叩缶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論督責書

文有出主  
終始如過  
意者如也  
秦論手即  
說主意者  
如此意及  
諫逐客書  
是也夜非  
堯舜而薄  
湯武乃則  
以爲誠然

自古雖僉王進說於其君，要必緣飾經傳之旨，而竊其近似者以爲言，其公然顛倒是非，淆亂白黑者，祇有此篇。前後俱不之見，蓋二世庸駘，斯以屢經獲譴之人，思獻諛以求脫，故冒天下之不韙而不恤，然斯本能文，其詞筆之瑰奇譎詭，實足以新一世之耳目，宜爲文章家所不能廢。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行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

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特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特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惟明君爲能

即用趙高  
之說

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 李斯嶧山刻石

封建之廢。始皇一生最得意事。而斯實主其議。故篇中專以此言之。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秦古始。世無萬數。隨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燭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 李斯泰山刻石

是篇與之罘碣石會稽皆三句爲一韻。語雖近諛。而不懈於治云云。則以始皇之衡石量書。庶爲近之。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李斯琅邪臺刻石

秦以法律爲治。觀篇中所敘。整齊嚴肅之象有餘。而慈祥愷悌之情不足。亦可以覘世變矣。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國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

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甯。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 李斯之罾刻石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罾。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 李斯碣石刻石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李斯會稽刻石

賈生論秦功成求得，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然觀其刻石之詞，何嘗不以維持風化爲言，惜其以文不以實耳。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並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猷。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漢文

漢高帝入關告諭

文告之體，期於使人易曉，故宜以簡質爲貴，後世多爲詞說，陳義雖美，而實意反隱矣。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魏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諸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漢高帝二年發使告諸侯伐楚

詞嚴義正，字字如挾風霜。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漢高帝求賢詔

磊落光明，純是英雄本色。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



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此書一入後人之手。必陳示國力以相誇耀。此獨出以慈祥愷惻之意。雖強暴者聽之。亦爲動容。所謂以柔道行之。往無不濟者也。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詩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楮五十衣。中楮三十衣。下楮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 漢文帝遺匈奴書

時匈奴強盛。於結和親後。輒引兵犯邊。故詔文專以捐棄前怨爲言。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漢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絺纈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

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文帝策問賢良文學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祿。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旣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更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甯。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漢武帝策問賢良文學

三道之外  
復有四闕

董江都以天人三策擢爲舉首。此其問題也。比之文帝之世。亦少文矣。

蓋聞上古至治。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利。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  
甲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遊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  
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  
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  
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  
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  
焉。靡有所隱。

### 賈誼過秦論上

前敘秦之盛。後敘秦之衰。一篇之中。自爲章法。而議論煥發。文采爛然。如遊五都之市。光  
怪陸離。令人不可迫視。後人雖極意摹擬。而才力所限。固不能規其萬一也。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  
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  
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

秦國勢之  
盛始於孝  
公變法故  
從此說起

極寫諸侯  
勢力之厚  
正以形秦  
之強

輕輕帶過

言秦一天  
下及開疆  
拓土之略

作小頓挫  
上半篇洋  
氣勢到此  
少住

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血流漂橈。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爲金人。十有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

寫陳涉以見之  
秦之蔽與  
上法篇同  
前一實惟  
後用寫同  
微有不寫

將通篇文  
字極力圍  
結用筆之  
雄以挺拔  
一足切推倒

直追到底  
始如層出  
意如層出  
結穴處

帝王萬世之業。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囊繩樞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穀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非銛於鈞戟長鐵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賈誼過秦論中

前篇於秦亡國之本。略引其端。此二篇始詳言之。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

所謂亂世  
之民易與  
爲治也

此庸主猶  
言中才之  
主

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繕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

章邯之意降  
非其本意  
趙高使趙  
趙而不責趙  
高而不責趙  
邯未爲核  
實之論

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戚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 賈誼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呂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陬。荷戟而守之。諸



此諸侯指  
陳項等與  
異上指六國

子嬰宜從  
末滅

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賈誼陳政事疏

此篇體勢廣博、所論既多至理名言、隨處輒見、其段落分明、可以分節而讀、惟於第五條

長太息上、忽出二段、當是第三第四、尙缺一條、姚氏擬以食貨志論積貯一節補之、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

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廩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虜。

純以異姓  
爲比其說  
顯而易明

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圖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馭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脾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脾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

實言分封之利

以上論諸侯王封地之侈必爲痛大患之一

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己。病非徒瘳也。又苦蹶齧。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瘳也。又苦蹶齧。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嫺緡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

以上論匈奴強盛之宜  
思制之專  
法不宜專  
爲和親以  
媚之爲流  
二節之二

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痒。夫辟者一面病。痒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縑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鬻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

以上論上  
俗無別風  
奢侈爲之  
一長太息

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母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母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竊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諛語。抱哺其子。與公倂侷。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已。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

以上論禮  
義不明廉  
恥不喪為  
長太息之

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繯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師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不正人居之。不能母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

以上專論  
教太子

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

以上論德  
刑之效不  
同

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有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此。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

或有過。刑罰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勵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虛被戮辱者不泰迫。虛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虛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養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斃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莫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

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蠶蠹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不曰罷輒。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押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此論待大  
臣宜以禮  
之爲長太  
息

將賢聖逆  
曳二句尋  
出所謂文  
意所多喻  
垂條而結  
繁也  
將一篇末  
盡之意復  
申言之或  
謂之亂而  
此則謂亂  
此則謂亂  
義之即其

賈誼弔屈原文

賈生謫居於外，有感於屈平之事，而爲此文，篇末怪平之不遇於楚而不去，以示已處一統之世，雖欲去而不得也，然平爲同姓之臣，受知已久，實無可去之義，故甯死而不悔，生固未察其用心耳。

誼爲長沙王太傅。旣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鷗臯翱翔。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蹻爲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夔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循蟻癩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曾擊

而。去。之。彼。尋。常。之。汙。漬。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賈山至言

大意言人主廣求賢人，宜置之輔弼諫諍之任，不宜使之日從射獵遊宴爲樂，行文高視闊步，倜儻自豪。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惟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謗。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綺。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千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顯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

以上論秦  
以無道而  
宜以爲戒

此段專論  
之宜近忠  
直

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礲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餉在前。祝饗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鑿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



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彙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

以上論秦  
不知用正  
天下死而  
起叛相之  
應與天不

此言待臣  
宜有禮

此正言田  
獵之失

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甯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縗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宏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

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  
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  
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  
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  
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  
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  
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於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  
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  
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先樂。朝不失  
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鼂錯言兵事書

自來兵法家言。每只約略大意。雖孫吳之書。莫不如是。惟此篇最爲切實。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駭略  
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

先言擇將  
爲要

以上言得  
地形

以上言卒  
服習  
以上言器  
械利

總結數語

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

論匈奴各有  
中國各與  
長短以有  
方制勝下  
之術

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倏卽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鼂錯論貴粟疏

此爲捐例之所託始。雖非正法。而後世多沿而用之。使在三代之時。其處之亦別有道矣。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賫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

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驕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

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召募之弊不勝言。不如用土著之易以集事。古今論此者甚多。皆不如此之簡括。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譴戍。先發吏有譴。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闔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

能卽耐字  
言屯戍之  
害引秦事  
以明之



意以數十  
只出之十  
見累重不  
迹此古之  
簡鍊勝人  
處

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極。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

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語意多本管子、而區畫更完密、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郵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郵。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

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豈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 枚乘上書諫吳王

時吳反尙未成。通篇只作隱約語。其設喻多端。用意各有所指。故無重複之病。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无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

險語咄咄逼人

此言安危之機不可不自擇  
此言人言不可畏不可不自爲計

此言漸靡  
人之勢將  
中人陷於  
覺而不自  
此言及時  
修德改行  
猶爲可及

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太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枚乘上書重諫吳王

此書上於吳已反之後。故與前書多隱語者不同。計是時枚生已不在吳矣。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荏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荏。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

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二公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徧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鄒陽上吳王書

枚書主於論理、鄒書主於論事、其設爲隱語託詞見意者、作法正同、熟於此法、方可以讀子書、

此段大言  
言同謀之  
國不足恃  
胡越皆設  
喻

此段言勇  
力之士雖  
多無救於  
敗

此段言天  
子明聖無  
憂而動無  
必敗亡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驪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鷺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土。祿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澁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襲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

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

起語已指出一篇主意、以下忽反忽正、尋出許多證佐、文勢若相續若不相續、極離奇、恍之觀、絕似戰國策中文字、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書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

先引古之  
以忠信受  
誣者用以  
自比  
隨引隨結  
通篇俱用  
此法

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驪。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



再設物爲  
喻

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劓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擗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獵涇渭。載呂尙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雖在中危難  
作搖尾乞  
憐之語乞  
忠信二字  
與起處相  
應

入手用意  
殊別  
對揚之體  
難得有此  
趣語

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旨、自來人臣諫田獵者。不是說失時廢事。即是說損威妨重。此獨以危險爲言。益見忠愛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輾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檝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先言有司  
之失轉下  
專責百姓  
不知急公  
奉上之義

言邊郡之  
士慷慨死  
義以償巴  
蜀之不然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軍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擣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

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前篇語語森嚴、檄文之體宜然、此則反覆開導、以委婉諄切爲主、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驪。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二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敵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  
至緊之至

引禹事爲證

指出四夷  
以見用兵  
之非不得已

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甯。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腴，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醜，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微荆荆，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窘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

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吾邱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前半祇是經生常談。後論禁之無益有害。深達治體之言。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以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纒鉏。鋒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

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史公作史記，慨然以春秋自比，故於諸家源流言之最悉。

以厲王時  
事引起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

敍孔子作  
春秋

歷敘諸家  
之作

六國俱滅  
於秦故自  
秦說起

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摺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序

論六國之事。而於秦加詳。以取材在秦記故也。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



敘六國之盛及當時變詐之習

下敘秦并天

劉向謂戰國策亦可觀與此同意

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讜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處。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敏。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遷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德指虞夏  
商周力指  
秦

論漢得天下之易、後來議封建者、悉昉於是篇。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遷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此篇敘同姓諸侯王、其初據地甚廣、以後漸加分析、遂以微弱、不出賈誼主父偃所見、而特以一二語括之、

太史公曰。殷以前尙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

以周事爲比

此言中葉以後諸侯漸以削弱之非復曩時

以上言漢封同姓之盛

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惟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怙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

顧不忘規

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彊本。榦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此篇敘功臣之國。皆不久而亡。不言高祖之寡恩。而蔽罪臣下者。爲尊者諱。立言應爾。

言三代以前封國之長

言漢之功臣多坐法致亡

隱寓譏刺古人以史記爲謗書也者此類是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甯。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耗矣。綱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親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其文。頗有

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

方望溪書太史公自序後。以自起處至諸神受紀爲前一篇。先人有言。至自黃帝始爲下  
一篇。理或然也。今按上篇。敘家世及其父平日議論大旨。乃家傳也。下篇敘受命作史引  
壺遂之言。以明不敢自附春秋。乃爲此書本叙。後人始合之爲一歟。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  
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  
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  
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瞶其後也。在秦者名  
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  
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  
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  
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  
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以上敘述  
家世

自此處點  
明談爲太  
史公以下  
凡稱太史  
公者皆其  
父也

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

六家獨推  
道家蓋太  
史公任其  
景之世其  
時黃老盛  
行故議論  
如此

以上談論  
六家要指

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噉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可。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

史公所求  
武帝如不  
仙信禪固  
藥之類至  
於封禪所  
未嘗有述  
非議觀所  
其言可沒  
以識其用  
意矣

此下三太  
史公曰係  
後人所加  
非原也  
史公既稱  
其父爲太  
史公復有  
是之自稱  
乎

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



以上敘奉  
史記遺命作

六經中專  
論春秋以  
史記固繼  
春秋而作  
也

論六經一  
段與上六  
家要指遙  
遙相對自  
成章法

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夫君不君則犯。

以上至宋末  
俱指明書  
本繼以春秋  
而居蓋識  
自不蓋識  
辭也  
來自唐宋以  
來凡頌本  
無不以爲藍  
一本節爲藍  
此太史公  
所亦係後人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謂。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

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

此篇綜九千餘言。爲史公絕作。後人得其一二節。已足誇異於人。從無敢規摹其全體者。讀是文者。於汪洋恣肆之中。仍須分玩其逐段布置之法。及前後相應處。脈絡亦自可尋。今以意分爲七大段。於每段之中。有提頓處。亦爲標出。俾讀者不至迷於所向。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蕪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

以上敘籍  
微時事

自二世元  
年至渡江  
而西止俱  
起籍從梁  
起籍從梁

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

自陳嬰已  
下東陽至  
引軍而西  
止於江  
之渡并有  
諸軍

自章邯軍  
至破秦之  
梁西破秦  
後及項梁  
敗死此三  
下語結上起

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讜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

劉項皆在  
項梁之後  
項羽是之  
自羽救趙  
沛公入秦  
始分而爲  
二

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邱。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

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相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

自沛公黃  
羽去外侯  
至諸侯  
屬焉殺  
項梁死後  
秦兵舍楚  
攻趙羽救  
軍大破秦  
此一役爲  
最盛戰功  
來極有氣

楚擊秦諸將皆從。璧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一人人憊。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閉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



涇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畧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

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默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

此二則入  
與上俱作  
爲書用以  
卽字推者  
下似此者  
可以類推

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

自章邯軍  
譚南至  
說者殺沛  
公入秦後  
羽兵始至  
欲攻沛公  
以項伯言  
始解

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郢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主。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二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

自項王使人致命懷  
王至諸侯  
能戲下各  
就國封  
諸侯王及  
城羽自都彭

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邱中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中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郟。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卬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

羽之用兵  
無不克  
戰致之  
其前爲田

游。乃使使徒義帝長沙郡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捍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

榮所率後  
爲彭越所  
兼一身不  
能兼顧力  
疲氣盡以  
死此爲歎  
相爲歎滯

此一勝爲  
劉項與亡  
關人故特

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市。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

自漢之元  
年諸侯罷  
戲公至殺  
縱侯呼楚  
諸自將擊  
羽入彭城  
齊漢王乘  
棧入至漢  
兵大敗及  
事出榮陽

漢軍榮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榮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榮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榮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榮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並殺樞公。漢王之出榮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



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甯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

回應起處

自漢王出  
榮陽至號  
爲平國君  
敘漢王守  
成鼻得彭  
越韓信之  
助楚不能  
兼顧其勢  
漸弱因與  
漢請和

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疆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劉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滎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

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雖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

應上渡江  
而西

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櫂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

白項王已  
約至此彼  
項氏之亡

馬班之史  
往往於贊  
中補出後  
二軼事後  
人似此者  
少矣

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立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讜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

名爲伯夷立傳。實乃借以發其感憤不平之思。與客嘲賓戲。同一用意。末以立名後世自勗。又即報任少卿書中語。

許由諸人  
其知故無  
不事有無  
作疑惑不  
定語虛心  
讀書後世  
非如作解  
之強也  
論夷齊事  
以孔子之  
言爲斷其  
傳與不可  
據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

借一餓死事  
論妙在空  
際盤旋無  
下一死煞句

並死後之  
名亦有命  
存焉其可  
懼也

其何如哉。盜賊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違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司馬遷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傳凡四人。而錯綜變化。彼此互見。三節作一氣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

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甯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



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

璧  
以上敘完

以上敘渾池之會

外渾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渾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

以上敘折  
服廉頗

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以上敘治  
賦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

六字寫出  
秦兵勢之  
盛與傳神  
華也

以上敘闕  
與解圍

與上文相  
應

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

以上敘趙括長平之敗

率直可愛  
此客亦自  
不凡  
廉頗事蹟  
却載入趙  
奢傳中此  
插敘之法

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旣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迺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賓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

以上鉞廉  
頗破燕及  
去趙後事

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尙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尙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膠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轂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澹濫。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

以上鉞  
匈奴

廉頗已去  
趙人獨亡  
趙人獨亡  
趙人獨亡  
趙人獨亡  
趙人獨亡  
趙人獨亡  
趙人獨亡  
趙人獨亡  
趙人獨亡

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拒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尙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矣。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司馬遷史記魏公子無忌列傳

史公雅不喜平原君。故於此傳中。亦屢下貶語。所以借之以形容信陵之賢。中間迎侯生一段。寫得形神畢露。畫工所不能到。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

以上敘以公  
子好客以公  
故能知鄉  
國陰事

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



以上敘禮  
遇侯生

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

何不遂言  
之必作此  
狡獪

以上殺救  
趙

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迺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誦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

刻畫盡致

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不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欲也。

以上敘留趙

以上敘歸  
魏

以上敘以  
毀廢

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酩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

魏之存徒  
以公子沒  
而公子在  
與廉蘭矣  
同結法傳

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通篇只贊離騷。蓋屈原一生志事。盡於此一篇中。間敘懷王事。亦以明騷經之所由作也。宋玉、景差、文采可觀。而忠正不及。所以明離騷爲千古絕作。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稟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

以上極贊  
離騷

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矚。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紉。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淞。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王。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

以上歷敘  
懷王之暗

此段卽歸  
括離騷大  
旨

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

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釀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



二賦未錄

二語再見  
所以痛惜  
賈生之天  
大用而死  
也

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鴉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驕。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

史公一生文章志行，皆慷慨自喜，故作此等文，尤極興會所至，後之作小說者，往往得其一二，便自矯然不同，蓋殘膏賸馥，所沾丐者多矣。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刳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讐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

一母老子弱  
諸自言與  
此異

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旣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澠。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旣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旣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

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

一說豫讓  
衣血出  
此近怪誕  
用故史公不

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羹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蠶繭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

統是烈士  
語氣千載  
聲下如聞其

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從。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披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旣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

重贊其姊  
正以補敘  
政之友愛

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瀟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敘其微時  
瑣事高漸  
離始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

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土廣。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大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



一諾字死  
志已決

以上敘丹  
由鞠武以  
由田光由  
光識田光  
光得交荆  
卿

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

光略於告田  
荆詳於告  
前後互見  
則與卽字  
通用

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闔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呂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呂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

以上敘丹  
與荆軻密  
謀入秦事

激昂慷慨  
情景如繪  
覺後人所  
作淚血相  
談者究是  
詞章家語

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惟大王命之。秦王聞

補秦法一  
層文義方  
無儲滿

以上敘入  
秦攻事及  
刺秦王不  
中而死

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擣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擣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入。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

絃燕滅

附入高漸離事

仍結荆軻

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司馬遷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傳魏其祗  
及景帝以  
前其武帝  
以後悉入  
中之田灌  
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驢。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母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

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

籍福小人之  
成田寶之  
也安者此子

武安有內  
主故均之  
罷官而氣  
勢自倍

始出灌將  
軍

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疎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曰。默默不得志。而猶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



錢兩人相  
得之由以  
爲後來取  
禍張本

凡事近於  
矯情者均  
非中道

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甯。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

魏其殊爲  
多事

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甯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

魏其之魏  
灌夫因魏  
已得禍

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噓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麀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麀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甯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

鄭當時亦  
賢者乃不  
敢堅對何

韓安國以  
時無言此  
謝武安故  
詭詞以免  
耳

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俛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惟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甯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甯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

此獄殊可  
怪豈亦武  
安爲之耶

灌夫頗不讐。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尙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卽恚。病癘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

先揭過此  
種人然後  
引出季次  
原憲而行  
可志而游  
俠足以界  
此二者之  
間正以託  
高身分

史公以忠直遇禍、傷當時無有拯其厄者、故於報任少卿書、有交遊莫救視之語、此篇之中三致意焉、其嘆慕於朱家郭解諸人深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年。而孺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饜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

再述前意

於游俠中  
又分出數  
種

已見別傳

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捍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實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軋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大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

寫得極有關繫

如解之少  
時所爲亦  
與豪暴之  
徒何異惟  
折節爲儉  
所以自別  
於一流人  
弱一

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矚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兄。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貧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呂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呂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



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朝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

敘來書本旨

全書大意  
已具此數  
語中

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於戲惜哉。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子長爲文家之聖。其用筆如風煙變滅。無迹可尋。此書不失其生平本色。決非後人所能摹擬。但讀之萬徧。偶然神與之會。落筆便自不同。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願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至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

極言刑餘  
之人不得  
與推賢進  
士之事以  
明之

自開下一  
段  
始末得罪

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闈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

讀到此處  
足令英雄  
短氣

推重李陵  
所以自占  
地步

二句亦善  
措詞

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

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俱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

歷舉諸人以見己之被刑不能以死責之

此段言不  
死之故引  
出著書本  
意

一生志事  
不覺傾瀉  
至盡

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個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爲。鄉。黨。所。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閭。閻。之。臣。甯。得。自。引。於。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歸到答書  
本意與起  
處相應

楊惲報孫會宗書一首

牢騷不平之意。臨捉筆時。不能遏抑。然愈足見其才分之高。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賤。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懇勸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

追述家世  
之盛

廢中年被

何嘗不作

引答語而

其牢騷如

吻宛然如

見憤鬱之極

下語不及

斟酌所以

得禍者當

在此數句

此段讀致

絕佳雖極

似子長而

氣象又別

二句若出

自高士口

中何嘗不

是達語惜

其不離熱

中之見

隱隱指斥

會宗

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勸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讎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糶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王生遺蓋寬饒書

寬饒正直敢言，其議論之迂腐不切者，固亦有之，篇中數語，深中其病。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遵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路溫舒上德綏刑書

宣帝識趣英明，而好以刻覈爲治，故溫舒以爲言，後半指明情罪之可憫，藹然仁者之言。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

數語引出  
主意

二句見綱  
紫書與此  
少異

推見至隱

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甯。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

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誦。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東方朔答客難

此爲東方朔體、以後揚班之屬、仿而爲之、昌黎集中亦有此作、大約皆不得意之人、設爲問答、以洩其無聊之思、然愈降則詞愈熟、意愈陳、不如其初之可愛悅也、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

此言天下  
太平無事  
雖有賢知  
地無見長

此言君子  
好學立身  
不以貴賤  
有所變易

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土者彊。失土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鷩鷩。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

此答尚有  
遺行句

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用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蠶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鼃鮑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蕭望之駁入粟贖罪議

金作贖刑自古有之。然贖及死罪。失其理矣。篇中指出弊政。悉本人情爲言。持論獨爲切至。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

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

賈捐之罷珠崖對

漢世士大夫習於省事安民之說。故議論往往如此。淮南王諫伐南越書。用意相似。論孝武之事。亦足證當日尙少忌諱之誅。臣子得以自陳所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

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僂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勇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母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立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

引近事爲證

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稍惜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谷永訟陳湯疏

谷永心迹，未爲忠純，而此疏所論，自協人情天理之公，未可以人廢言。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幅



以犬馬爲  
比語更動  
聽

一一收轉

臆。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甘陳疏

谷疏多引古事。此獨據事理而言。語意更爲深切。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

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鄧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鄧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劉向戰國策序

子政之文。其光芒四溢。固不逮馬班。而其一種溫和醇厚之氣。粹然儒者之言。此境亦西京以後所不多見。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敍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敦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

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疆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疆。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盛。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婪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疆。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

不敢闖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甯。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遠引經文。近參今事。明白剴切。灼然無疑。奏御之文。固應如是。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

盛陳二子  
之正以  
明善罪之  
枉

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拳歛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土。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

起語泛論  
富貴無常  
看似與立  
無涉然自  
意乃謂陵  
古無不亡  
之國故宜  
計及後來  
無使有發  
掘之患  
此處始論  
葬制宜以  
孝文爲法  
而復引之  
事以明之

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 劉向論起昌陵疏

姚惜抱論此文與司馬諫獵書極相似。然吾謂二者忠愛之旨則同。若以文論。長卿是才士之文。子政是經生之文。其風調不無少別。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未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

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于武庫。皆無邱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分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于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其葬君親骨肉。皆激薄矣。非苟爲儉。誠便于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于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

以下極言  
厚葬之害

此一篇處精  
神團結文  
將上半文  
氣束住

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糞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



將上文  
一收合

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達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情詞迫切。雖賈生之痛哭流涕。長太息。無以復加。彼昏不知。奈之何哉。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筮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嬖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

此數語足  
破一時邪  
說

論至此雖  
成帝之開  
亦爲動心  
惜乎其不  
能從也

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樞內。魚鱗左右。大將軍兼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筭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

抑退王氏  
所以上安  
太后語意  
極爲周到

起福于無形。銷患于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常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于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其氣體闊博、實亦不離長楊羽獵之遺、但論事之作、故少變其華縟耳、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

措辭得體

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傲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此處始指  
之出利害言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希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鞅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楊雄解嘲

體格本之東方生答客難。而詞華之凝鍊。幾欲突過前人。通體從太元著筆。是其一生自  
頁處。

聞入諧語  
更妙  
多作韻語  
自然拍合  
非刻意而  
爲之也  
由古說到  
今以見前  
後事勢不  
同未可以  
一概而論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尙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儻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厯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土者富。失土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

總論結上  
文復申言古  
今之異

句似道  
德經中語

至此一篇  
文字已畢  
復設一難  
以申不盡  
之意

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干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窅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立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鷗鼻而笑鳳皇。執蠅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立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立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立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髀。免於徵索。翁蹈背。扶服入秦。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

時字是一  
篇眼目

東之匹夫也。顛頓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搦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慳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墮。雖其人之膽智。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賞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 揚雄十二州箴

每篇之末。皆用敢告云云。用虞箴體也。自後皆沿用之。十二篇中。大抵皆安不忘危之意。而各附於本事而言。故不厭重複。

###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夷皮服。滌浚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



末。趙魏是宅。冀州壘沸。炷法如湯。更盛更衰。載縱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敵。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列藩王。仰覽前世。厥歷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鑿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滂。彭蠡既瀟。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琨瑤篠蕩。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躋於埳。莫躋於山。咸跌於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泰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泰伯無祚。周室不匡。句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畔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箴。

荊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日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予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飄以悍。氣銳以剛。有

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御。

###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於海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蠶珠。泗沂攸同。實列藩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祇降周任。姜鎮於琅邪。姜氏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道。雷夏攸處。草絲木條。漆絲締紘。濟潔既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雉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

厥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復能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歆獻。厥居爲墟。牧臣司克。敢告執書。

###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棠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鷓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甯。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母曰我大。莫或余敗。母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敝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王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爲雍垣。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氏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王。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宇。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甯。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啟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鯨堙降陸。於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蟠啟乾。遠近底貢。磬錯祭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泗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州。戎夏交逼。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迫於獯鬻。晉溺其倍。周使不徂。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獬豸。羨及東胡。強秦北排。蒙公城疆。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鍼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晝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蹙。

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難。弊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紂。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宗周。臻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模。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瀨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 揚雄趙充國頌

此係奉詔而作。故以喬皇典重爲主。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守謂辛武賢也

揚雄酒箴

純是滑稽玩世語、借以寫不遇之意、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膠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一日。重礙為裳。所軀身提。黃泉骨月。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

前半歷敘經術源流、純是史家筆法、入後痛詆俗學之失、義正詞嚴、筆鋒懍然可畏、

此非此書  
序後人節  
抄漢書冠  
其首以誌  
緣起已耳

經以明道  
故篇中以  
道字相照  
應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

歷統經籍  
殘闕以見  
此時建立  
乃萬不可  
已之事

明當日不  
得立之故  
本屬憾事

此處乃是  
實證乃  
語雖刻毒  
仍不失屬  
人吐屬

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閒。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博問人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不

更引孝宣  
事証之

結尾數句  
出自古人  
手筆何等  
大方若入  
今日公牘  
便俗不可  
耐

劉氏爲堯  
之後故自  
堯說起

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慙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學，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 班彪王命論

時隗囂外雖附漢而有他志，叔皮作此以諷，主於隱約爲詞，如枚叔上吳王書一例，故通篇不及建武事也。其指陳符命，乃當時風氣如是，觀光武好讖可見。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



此言劉宗受命之本

隱括王元一流

點命字

以上言天道以下言人事

命字再見

緊對隗囂說

引一事爲證

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也。是故鶩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鸞雀之嚙。不奮六翮之用。塗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甯。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

此段徵引事實以上發揮上句於人事句說到符命與起處言天道相應此處直對陳說利對害互見而然易見而措詞又極委婉動聽將上文收足

永終二字別作一解古人用字固有此法

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味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馬援誡兄子書

老成瞻言，年少子弟，各宜書一通置座右。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馬援與楊廣書

此時鸞勢已蹙，故不必再論盛衰強弱，祇以私情動之，使鸞聞也。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

責廣只此  
數句

商作度解

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羣雄相角，不能不以術勝。似此之中外單盡，不爲表襮者，正復不可多得。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朱浮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義正詞嚴、字字危悚、

以古事引起  
敘平日不合之由  
以忠義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殮。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

數何以字  
語極尖刺

此喻甚妙  
而不見所  
本或由作  
者以意爲  
之  
再以形勢  
不敵言之

詘然而止  
語意轉絕

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臯鵬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馮衍奏記鄧禹

後漢書衍本傳載是篇。係與鮑永書。與衍集互異。當以傳爲正。書中所陳皆經國之要。行文氣味醇厚。不失賈董諸家風範。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聞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臯。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孽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歛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蠶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催九虎之軍。靈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莽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然而諸屬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

以上極陳  
中興之盛  
然後折到  
諸將用兵  
然將異於  
形不載之  
民之意

再以利害  
言之

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材。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班固漢書諸侯王表序

與史書大旨皆同。而議論更精透。



以上論周  
秦得失

論漢初  
姓諸侯王  
封國之大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甯。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隕。隕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旣於王赧。降於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尙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互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

論景武以  
後漸就削  
弱遂成王  
莽之篡

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盜。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爲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韞。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疆弱之變。明監戒焉。

### 班固漢書貨殖傳序

史書貨殖傳。極文章倣詭之觀。而意有所激。不能不漫衍其辭。而持議之純正。究宜以此

爲法、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阜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邱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山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澗。旣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荏蕪。澤不伐天。蠶魚麋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

以上各時四  
代之有本  
民而無其  
業甚富之  
憂故無殖  
容於其所

此言法度  
不立廉恥  
道喪上恥  
以利相下  
其流弊無  
所不至

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傑。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哈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絲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 班固答賓戲

兀傲處不及前人。而陳義較高。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暝。墨

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絨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滄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緼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擣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連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適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窳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虓鬪。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霄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鉞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龍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顛頽。福不盈。皆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旣適。其身乃囚。秦貨旣貴。厥宗

前已証  
戰國遊士  
此始示以  
聖賢作用

舉陶箕子  
殷說周望  
齊甯漢良  
謝不能爲  
陸子董生  
或庶幾焉  
此作者斯  
非亞歟本

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  
洒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  
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赫。枝附葉著。譬  
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  
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墮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高平。泰山懷洄濫而測深  
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軼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旣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  
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  
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竣命而  
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  
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立。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靈奧。婆娑  
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若  
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眞吾  
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  
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

收處備列  
諸人以示  
一技之長  
意所不屑  
前法太雙  
前人

出師之盛

克敵之武

二語該括  
衆有視他

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貶。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媠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躡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渺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擢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班固封燕然山銘

字字嚴重、似周秦金石文字、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聲鼓。血尸逐以染鏑。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立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

人之極力  
鋪張只覺  
詞費

脫胎信陵  
傳語

永甯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負其邈兮巨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嶠。熙帝載兮振萬世。

史岑出師頌

此文爲鄧騭而作。其事本不足道。故通篇只敘位遇之隆。不大詳其勳績。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遘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啟。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憲章百揆。爲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尙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整褻。澤露遐荒。功銘鼎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旣削。列壤酬勳。今我將軍。啟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令聞。

崔瑗座右銘

何嘗不深入理窟。然有一字似語錄家否。卽此可識雅俗之別。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鄭玄戒子書

敘述生平。而終以勸戒語。通人吐屬。與村俗學究氣味。自是不同。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執。執。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勛。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絨。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

讀此二語  
而本末重  
以較之辨  
可

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李固與黃瓊書

詞直而婉、深合忠告之道、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滅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孔融論盛孝章書

時操方招致人才、故書中專以燕事爲比、珠玉數語、莊而兼諧、是文學本色、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

句法朴而  
不俚

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 孔融薦禰衡表

孔文學之文。鋒銛太露。而渾厚之氣少矣。昔人所謂結兩漢之局。而爲魏晉導其先聲。蓋謂此也。

從用人意  
入手然易

前後俱引  
燕事此數  
忽插此數  
語篇法離  
奇變化自  
出心裁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

失之泛可  
不必學

數語却是  
正平知己

引古今事  
爲比

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輿。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鷺鳥累百。不如一鷗。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驟襲。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此書作於赤壁兵敗之後。情見勢絀。故特曲爲周旋。元瑜之才氣。不及孔璋。而委婉有姿。故魏文帝稱其書記翩翩。非虛譽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尙淺也。孤

凡他文皆  
列引古事  
此獨使與  
本意附麗  
成文實開  
徐庾一派

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思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甯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梠扇揚。事結鸞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一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

知其人  
持在此  
特指出  
言之  
言必  
論有  
之如  
此吳  
人

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舫。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宴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効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旣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忠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

操之所憚  
全在劉備  
子布非所  
忌也

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効。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 蔡邕郭有道碑文

此篇爲蔡公極得意之作。所謂一字無慙者也。通體不列事實。祇憑空摹寫。其醇厚之德。夷曠之韻。使後世讀之。邈焉可望而不可卽。文品人品。可稱雙絕。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祇此數語  
略敘一生  
出處

曩括敘文  
筆墨間純  
以遠見  
韻致

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甯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旣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於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諗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諗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 蔡邕陳仲弓碑文

不瑣瑣臚列實事。而於一時推挹之情。極力摹寫。而其人之賢處得見。碑文中原有此種作法。蓋先生浮沈下位。本無治績可見。而人之服之者。純從慕德而起。無世俗攀附之迹。所以可貴。若移作達官貴人。便是言外譏訕。鮮不謂其失詞矣。文貴切題。未可一概論也。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州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脩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乙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詔上。愛不瀆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衰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臧文。竊位之貢。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二。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櫛。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摺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醜德。爲士作程。咨始旣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

願命二字  
古人可以  
通用吾輩  
遇此等字  
必須檢點

前半寫其  
生前身後  
哀榮之分  
面面俱到

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乃作銘曰。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 蔡邕楊公碑

金石之文。自魏晉而後。漸習敷腴。似此簡質者少矣。老成典型。豈惟器度爲然。卽文章亦復如是。

公諱秉。字叔節。宏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後也。末葉以支子食邑於楊。因氏焉。周室旣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絳冕相繼。公之不考。以忠憲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尙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尙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違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

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啟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鬻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紕。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免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於下。昭升於上。若茲巍巍者乎。於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惟嶽靈。天挺德。翼赤精。氣網縕。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有成。光遐爾。穆其清。

蔡邕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不及有道碑之研鍊。而詳實過之。銘語極隱括。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於成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

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已逆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凶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鬻卦於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旣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滄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謀於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溷之不濁。涅之不污。用行思。

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鱣。是慕。榮貧安賤。不恡窮近。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 蔡邕瑯琊王傳蔡公碑

兩漢之文。大都外示朴質。而光氣斂抑不露。至魏晉以後。稍嫌發洩大盡。而體格始不及矣。

君諱朗。字仲明。蓋倉頡之精胤。姬稷之末胄也。昔叔度文王之昭。建侯於蔡。以國氏焉。迄於平襄。周祚微缺。王室遂卑。齊晉交爭。強楚侵陵。昭侯徙於州來。公族分遷。氏家於圍。奕葉載德。常歷官尹。以逮於茲。君雅操明允。威厲不猛。履孝悌之性。懷文藝之才。包洞典籍。刊摘沈秘。知幾達要。通含神契。既討三五之術。又采二南之業。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並至。棲遲不易其志。簞食曲肱。不改其樂。心棲清虛之域。行在玉石之間。是以德行儒林。智周當代。四岳稱名。帝曰予聞。元和元年。徵拜博士。舒演奧秘。贊理闕文。所立卓爾。度躡雲蹤。其選士也。抑頑錯枉。進聖擢偉。極遺逸於九臯。揚明德於側陋。拔茅以彙。幽滯用濟。加以清敏。廣平。好是正直。規誨之策。日諫王庭。忠讜著烈。令聞流行。聖朝以藩國貴胄。先帝遺體。或以繼絕襲位。正於阿保。未洽雅訓。驕盈僭差。或蹈憲理。非弘直碩儒。莫能匡弼。蔡君審行修德。

歷敘生平  
而有著其  
可稱之實

進退可度。遷河間中尉瑯琊王傅。乃從經術之方。示以斐謚之威。率禮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勳績既盛。帝簡其功。將授上位。遷於紫宮。賦壽不永。遭此疾凶。年五十八。永興六年夏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咨痛罔極。殷懷傷悼。含涕流惻。如何昊天。喪我師則。爰勒斯銘。式昭其德。天敏明哲。於赫我君。含弘光大。玄覽孔真。潛樂教思。韞玉衡門。雲龍感應。養徒三千。珠藏外耀。鶴鳴聞天。若時徵庸。登祚王臣。綜彼前疑。定此典文。參佐七德。俾相大藩。身沒稱顯。永遺令勳。表行揚名。垂示後昆。

荀悅申鑒大略

語語俱踏實際。不用反振旁敲之法。體制甚新。中間偉論名言。俱是鑄鑄經史而出。而並不見有所徵引。則所謂滄取精華。吐棄糟粕者也。

敘命名本  
旨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繇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業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

富而後教  
是一定不  
易之理

九品之中  
惟中才最  
多視人如  
耳

賞慶用則  
位輕刑則  
用則威不  
爲政者不  
可不知

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實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乎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巧。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

以因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 三國文

諸葛亮出師表

後主中才之主。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諸葛公知之甚深。故通篇專以君子小人爲言。一字一句。都從肺腑流出。不假修飾。而自爲文章之勝。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



通篇屢提  
出先帝感  
知已之微  
結不覺隨  
故不覺隨  
手而赴者  
所自信者  
只此謹慎  
二字古來  
大家傑皆  
有一不足  
意然之歛  
逐層收到

費用前人  
語雖能手  
往往有之

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驂駑。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責攸之禕允等。咎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

孔璋在七子中。獨以健勝。驗之此文。信不虛也。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

隱以大臣  
立權自處

此言平日  
有恩於操  
甚厚

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污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鞮。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獯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大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

以上歷陳  
其罪狀

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舊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污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際。坑穿塞路。舉手掛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蟪蛄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

此言操人  
心不附其  
勢易與

此以忠義  
爲言

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滌。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掩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燎飛蓬。覆滄海以沃燹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勸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

步伐整齊。比之檄曹文稍不及。而精悍之色。時露之楮墨間。謂能愈風。信不虛也。

言水之不可恃語極爽快  
此言昔日吳國屢取滅亡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非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猶鷄卵。始生翰毛。而佃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舉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迹。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猾於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滂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恃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昔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鸚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古

此言曹氏  
武功之盛

此明順逆  
之理

此言兵勢  
之厚

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旂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賈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鷲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尉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遼中。羌獯。靈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

此言授誠  
之將皆見  
委任

泛論吉凶  
禍福不以  
去就之分

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穆尙。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尙。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兒子。開門入兵。旣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不訾之祿。鞞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標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通罪。下民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

歷舉江左  
名族招之  
使來

此言不降  
之害

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時。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巖羅。賢聖之德也。鸛鳴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蹠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甯。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鍾會檄蜀文

才思不及孔璋、而氣體却自嚴重、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冀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甯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

朝隆天覆之恩。幸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

多張形勢。卒歸於招降之旨。名爲書實則檄也。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旣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甯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旣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

以正統自居

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迹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衆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躍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

遂蜀既亡  
吳爲之繼  
此形勢固  
然非虛語  
恫惕聲

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潞  
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  
勇百萬。蓄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  
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  
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  
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  
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征羽檄。  
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  
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  
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兪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撫今追昔。一往情深。而蘊藉風流。自是晉魏間人本色。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

追敘昔年  
遊燕之適  
無限神情  
一一如繪

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糴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魏文帝與吳質書

懷人感舊。情見乎詞。中間歷敘諸子之文。可與典論一篇並讀。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

壯盛之年  
而語意遂  
衰頹若此  
信非壽徵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問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披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吳質答魏太子牋

多對答原書中語。微露及時効用意。

隱然自負  
觀下觸胸  
句可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權。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駢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畧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園。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擗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樓樓。以來命備悉。故畧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曹植與吳季重書

泛論瑣事、終之以勗勉之詞、異於尋常道候語、

與曹子桓  
南皮一段  
彼以深秀  
勝此以矯  
健勝語意  
無別而筆  
致各自擅  
長

喻語有趣  
一本知音  
樂上有不  
懈字語意  
更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睡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憲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而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吳質答東阿王書

純是對答原書中語、不支不漏、盡意而止、收處亦是求內召意。然比之上魏太子賤、更爲



吐露、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旣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効。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逃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愴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鞅。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盪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攝肅愼。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

東阿年少  
多酒失故  
質隱含規  
諷之意

建安諸子互相推挹然獎其所長未嘗諱其所短與世俗者一味標榜者不與虛懷如此真不可及

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廻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獲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 曹植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迨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

古人謂爲  
美談信不  
妄也

生平自命  
如此讀求  
自試表可  
見

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伸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楊修答臨淄侯牋

原書之意。欲使之裁定文章。故答辭反以德業爲賓。文藝爲主。讀者苟不知其命意所在。鮮不以輕重失理疑之。

既贊其工  
復稱其速  
具兼馬杖  
之長

此語與下  
季緒云  
俱答原書  
中語

修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籍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且之儔。爲皆有譽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臆腹。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瓌瓌。何足以云。反答道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曹植求自試表

想其舐毫濡墨時、有幾許不可抑遏之氣、行文神鋒峭厲、捫之字字有稜、

獨引二號 且爽以其 爲宗室之 臣故以爲 比  
極言虛竊 祿位非己 本意以爲 求自試之 由  
再論時勢 以爲效用 之地  
隱寓不用 之恨而語 蓄意却極 合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尙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爽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尙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遣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劓首於齊境。

引用古事  
加之頓挫  
之筆故不  
見累重  
至此始說  
明自試本  
意

酣暢淋漓  
想者到  
此亦復抑  
按不住

自叙生平  
閱歷以示  
可用

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隙。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

補此方無  
文義歸到與國  
歸到與國  
同體之意  
語意更爲  
深切

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代。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疎。聞樂而竊抃者。或其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曹植求通親親表

純是忠愛之意。而不涉於一毫憤激之私。故能處疑忌之朝。而不及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

歷引古事  
以著親親  
之義

先從願語  
引入

仍是求自  
試意

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后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絨。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



哀音楚節  
軀體之遺  
曲折自達  
措詞極爲  
得體  
補此一層  
意更周浹

隸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自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福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曹植王仲宣誄

敘列之法、誄體所同、後段語意真摯、善於言情、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諳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庸。早世卽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以上敘世  
祿

敘其才行  
表於荊州

敘其入魏

敘其從征  
道卒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燿。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龍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碁局逞巧。博弈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劍。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尙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鄴。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雋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曜當世。芳風旖靡。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靈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軔北魏。遠迄

敘交情  
平時問答  
之語寫來  
歷歷如繪

東西南北  
並敘妙在  
有筆參差  
致無失

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雖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驪之人。孰先殞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輻迴軌。白驪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前人評此謂東坡超然亭記由此脫出信矣然此篇佳處尙在中間論吏治語極得體後半密求內召善用隱約語其起處之援引事實尙非刻意經營處也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燿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常山連岡平代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泝水漸漬疆宇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

得令如此亦足矣

不樂在外之意畧爲吐露

起二語提綱與運命法論同一作原起封建本意

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違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曹冏六代論

極論安危治亂之形。洞若觀火。豚犢下才。坐待禍敗之來。而不能救。可發一嘆。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寔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

以上言封  
建之利以  
下言郡縣  
之害

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滄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尅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滄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

以下論兩  
漢得失

兩向使字  
互爲篇法

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擠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

說到本意

痛哭流涕  
之詞可作  
策讀  
賈生治安

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巳成。紹漢祀於旣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射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聞厠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

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壤。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應璩與滿公琰書

尋常通候語。寫來却有情致。此亦尺牘之雋者。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鱗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尙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



婉而多諷  
不失詩人  
之旨

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遣遺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應璩與侍郎曹長思書

愴然淪落之感。而詞氣內却不失高人風格。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閭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應璩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

寫早象維  
妙維肖

雅謔令人  
解頤

抒寫山居  
之樂可作  
一篇招隱  
文讀

語極委婉  
無一毫憤  
激氣  
宦途風味

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微効。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勸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音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寥寥短簡、而逸趣橫生、咀之不盡、此最是魏晉人擅長處、

瓊報。聞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嬖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澌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瘖寐。昔伊尹輟耕。到憚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縉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呂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

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或遊言。以增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慎夏自愛。璩白。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語涉憤激。所以取禍。其一種高情遠韻。時時於楮墨間露出。

志向不同  
不能相強  
此一段先  
敘絕交大  
旨不堪二  
乃於此處  
提出以詳  
之乃分別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聞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

歷引古來聖人賢人其可仕可隱心無適莫明己之不能學鄧瑱如許大雅此人是魏晉間絕處文翰超絕

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鑿。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瘳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

明知不可而每犯之甚矣自克之難也

以下極言之非妄相薦引

相知二字應起處

九患之外又有此然節語更決

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羣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執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甯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雖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下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

越語

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黜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眞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

東方生智能殊衆。而以誕誕見輕。此獨指其有託而然。可稱千秋知己。

先敘地望  
只此句將  
一生宦迹  
揭過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詆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

前敘其志  
節此敘其  
藝能

再敘其滑  
稽玩世

將仙去之  
事補述在  
此不勝其  
有無用意  
已在言外

度。膽智宏材。僞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竿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闡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凌轢卿相。譏哂豪傑。籠罩靡前。踰躅賁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嘯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旣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戡。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懷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三句一篇  
之綱一篇

總束上文  
見古聖君  
賢相皆一  
時運會爲  
之半就運  
上之盛言  
半就運下  
衰言二句

李康運命論一首

持論正大，可作一篇勸世文讀，而舊旨名言，層見疊出，如遊山陰道上，使人應接不暇。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立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祇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



爲上下關

既將古聖  
賢並論此  
復專就孔  
子說

東坡作昌  
黎廟碑由  
此脫胎

樂以下論  
自一切付  
自然是一  
篇本旨

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聞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塞之斯爲淵。焉。升之

忠直之士  
往世爲千  
古踐踣人  
聲一歎而  
折到遂孟  
折到遂孟  
子成即志  
身以修也

將若輩情  
態曲折寫  
出

夾說更精  
透

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蔭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閒。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遠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綸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

確有至理  
並非於牢  
騷失意之  
時認作達  
語

老子李姓  
故稱先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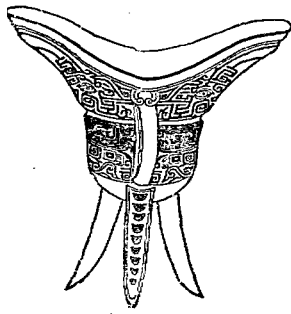
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闐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汝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紛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拔衽而登鐘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瓊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機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劉伶酒德頌

醉中真趣  
寫得出  
涉說氣  
象纔是  
字真諦

摹寫盡致。王無功醉鄉記。遜此多矣。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肩膊。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巵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踞蹠。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  
英文新讀本  
六冊 二冊  
三冊  
軟面 硬面  
五角半 三角半  
六角半 四角半

吾國英文讀本皆採用英美成書事跡程度未能與吾國學者適合本館特延美國安迭生君編輯是書復經新甯鄺富灼君悉心校訂經營數年成書六冊其取材必求合於吾國之性情風俗而尤以振起國民之觀念為主有圖畫以收直觀教授之益有解字以免翻閱字典之勞有釋文以爲初學譯文之助

第八百零六號

商務印書館出版

鄺富灼徐統編  
初學英文軌範  
硬面每本九角  
軟面每本七角

英美諸國文法讀本常分爲二收效較緩此書力求簡捷每課之始首列單字下列短句遇有關於文法者隨用英漢文合璧示以定則每課之後附中文短句以備由漢譯英另附草體字樣以備初學習字之用誠初學英文者最利便之書也

第七百九十二號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學部  
審定  
**英華初學二集**  
洋 一 角 半  
二 角 半

書為約翰書院教習美國施女士所著復經江蘇顏君詠京譯成華文凡調音習字文法會話無不循序漸進適合初學程度出版以來極蒙海內歡迎第二册已經學部審定作為英文讀本有志英文者當必先觀為快

第七百九十四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初級英語讀本**  
初 二 集 各 二 角  
三 四 集 各 三 角

是書共分四册上二册可供高等小學之用下二册可供中學初級之用全書注重之處約有數端曰會話曰繙譯曰練習曰文法他若一音之變有在彼讀長音而在此讀短音者一字之別有漢文可刪而英文不可不用或英文可刪而漢文不可不用者則各詳加符號以為標識皆本書之特色也

第七百九十九號

上 表用配書科教學中館書印務商

<p><b>術算</b></p> <p>中學算術教科書 中學數學教科書 近世算術</p>	<p><b>理地</b></p> <p>中國地理教科書 新體中國地理附圖 瀛寰全誌附圖 地文學</p>	<p><b>史歷</b></p> <p>中國歷史教科書 陳編 中國歷史教科書 汪編 中國歷史教科書 夏編 新體中國歷史 東洋歷史教科書 西洋歷史教科書 傅譯 萬國史綱</p>	<p><b>文國</b></p> <p>中學國文教科書 中學國文讀本 馬氏文通 漢文典 中等國文典</p>	<p><b>身修</b></p> <p>中學修身教科書 倫理學教科書</p>
<p><b>物博</b></p> <p>博物學大意</p>	<p><b>角三何幾</b></p> <p>最新中學教科書 三角術 新撰平面三角法教科書 平面三角法新教科書 新編初等三角法教科書 中等平面三角法教科書</p> <p>最新中學教科書 幾何學 平面部 立體部 平面幾何學新教科書 立體幾何學新教科書 實用幾何初步</p>			<p><b>數代</b></p> <p>最新中學教科書 代數學 中學代數學教科書 代數學新教科書 查理斯密初等代數學 小代數學 初等代數學 新編初等代數學教科書 大代數學講義</p>
<p><b>理生</b></p> <p>最新中學教科書 生理學 中學生理學教科書 生理衛生新教科書 生理衛生教科書</p>	<p><b>物礦</b></p> <p>最新中學教科書 礦物學 新撰礦物學教科書 新式礦物學 初等礦物界教科書 最新中學教科書 地質學</p>	<p><b>物動</b></p> <p>最新中學教科書 動物學 中學動物學教科書 新撰動物學教科書 動物學新教科書 動物學</p>	<p><b>物植</b></p> <p>最新中學教科書 植物學 中學植物學教科書 植物學 中學植物學</p>	



下 表用配書科教學中館書印務商

<p>樂音</p> <p>新式唱歌集 樂典教科書</p>	<p>畫圖</p> <p>黑板圖畫教科書 中學鉛筆習畫帖 習畫範本 中學畫學臨本 用器畫教科書</p>	<p>物理</p> <p>最新中學教科書 物理學 伍氏物理學教科書 物理學新教科書 初等物理學教科書 格致教科書</p>	<p>學化</p> <p>最新中學教科書 化學新教科書 近世化學教科書 新撰化學教科書 實驗化學教科書</p>	<p>理化</p> <p>理化示教 理化學大意</p>
<p>文日</p> <p>和文讀本入門 和文漢譯讀本 日本文典</p>	<p>英文</p> <p>帝國英文讀本 新體英語教科書 英語作文教科書 英文新讀本 英文益智讀本 英語會話教科書 新法英文教程 英文初範 英文範網要 英文範詳解 初學英文軌範 英文漢話 英文典 英華初學 英華通 英華初學</p>			<p>體操</p> <p>兵式體操</p>
<p>書 用 考 參 附</p>				
<p>東西洋倫理學史 古文辭類彙 經史百家雜抄 王船山說通經論 戰國策補注 國語草解補正 歷代名人書札 國朝名人小簡 通鑑輯覽 東洋史要 地理讀本 各種地圖掛圖暗射圖 大代數學難題詳解 平面幾何學問題詳解 立體幾何學問題詳解 幾何學難題詳解 小學理科教材 博物教授指南 理化教授指南 平面幾何畫法 科學入門十種 繙譯捷訣 繙譯小補 英華大辭典 華英音韻字典集成 華英字典 袖珍華英字典 華英新字典 英漢成語辭林 漢釋日本辭典 東文法租</p>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中學國文讀本 十册

林紆評選

每册一角五分

林先生專治古文名滿海內茲  
 積其平日所心得者選成是書  
 計第一二册國朝文第三四五  
 册宋五代元明文第六七册唐  
 文第八册漢魏六朝文第九十  
 册周秦文沿流溯源分類編輯  
 數千年文章軌範略具於斯并  
 詳加批評指示義法尤醒閱者  
 之目

第八百十五號

本館書目提要函索即寄贈  
 內地購書可用郵票代錢另章有載提要中

MIDDLE SCHOOL.

Chinese National Readers.

COMMERCIAL PRESS, LTD.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初版  
 宣統元年十二月三版

四八五五

(中學國文教科書五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陸角)

評選者 侯官吳增祺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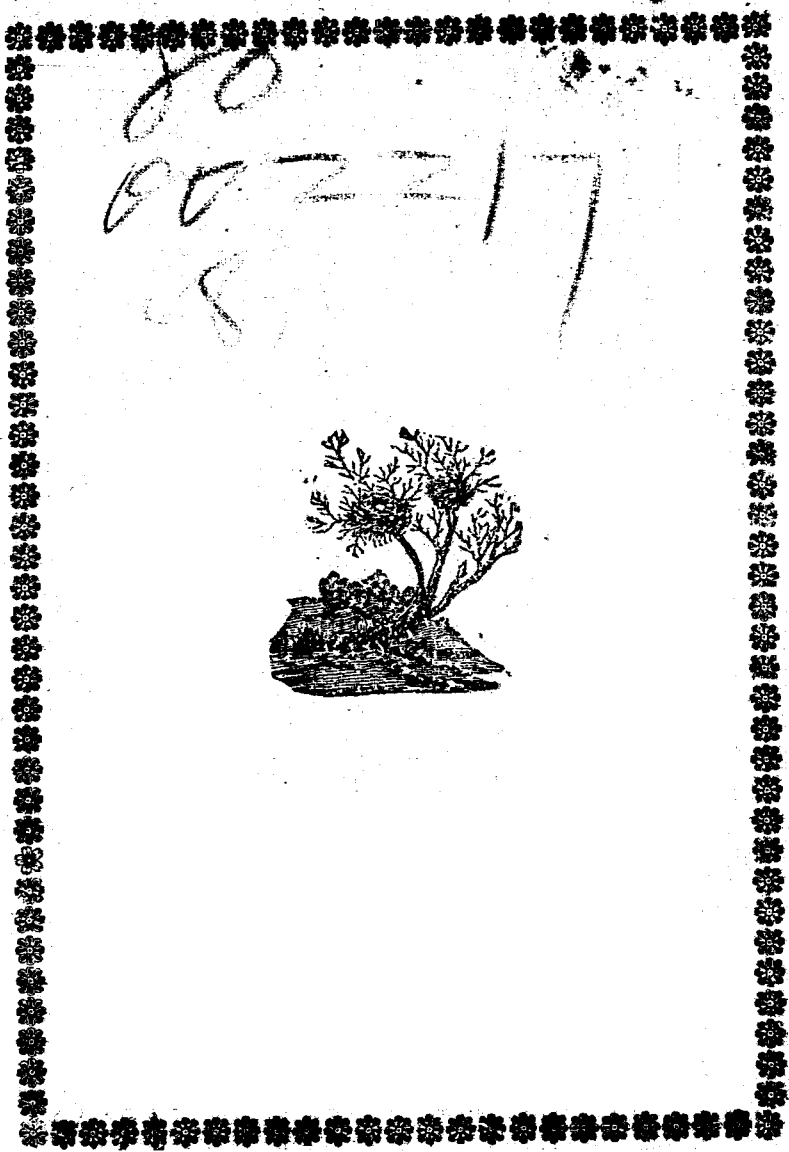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京師 奉天 龍江 天津 濟南  
 開封 太原 西安 成都 重慶  
 商務印書館分館

瀘州 長沙 常德 漢口 南昌  
 蕪湖 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翻印必究



Handwritten numbers and a diagram. The numbers '20', '21', and '22'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To the right, a diagram shows a vertical line with a horizontal line extending from its midpoint to the right, and a diagonal line extending from the top of the vertical line to the right.

